

流行的事体,真是赤了脚也追不上。眼睛一霎,6P手机和逼死“左手党”的果表,又成了现在最热的东西。那只“冰桶”已经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

当时,隔壁的江老师也被点名参加了“冰桶挑战关注ALS

(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患者又被称为渐冻人)。我在朋友圈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颇紧张了一记。因为生怕万一被点名了,我还没想好穿什么来淋冰水,岂不误了大事——没错,天秤就是这么纠结。后来证明,我实在是想多了,不过,做善事不就是要多多益善么,我时刻准备着也没错吧(江老师是实在人,由于无法在限定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拍摄者和场地等原因,改用了捐款100美元的方式,特此致敬)。

再往上推,冰桶之前,被全民关注的是另一只更小的容器——鸡缸杯。依我之见,“功甫帖”是专业之争,阿拉难以置喙;鸡缸杯喝茶则是行为艺术,众在参与,其难度又比在黄浦江上放焰火要小得多,所以我也不能免俗,一口气在某宝订了八只,因此又获赠一个更俗的雅号,这里不说不也罢。



廊下水乡(剪纸) 李守白作

儿子满三周岁了,这也意味着我成为妈妈也满了三周岁。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三年前那个秋日微雨的午后,第一次看到这个浑身湿答答黏糊糊的小东西被护士抱到我身边的场景。那时候的一一刚刚通过自己的努力,挤出一直关了他将近十个月的“小暖房”,振声大哭了几下,随即就露出一副慵懒的样子,眯着小眼,似乎在假寐。我心里默想:呀,他居然长得这副模样,怎和我看到的漂亮小孩图片差距那么大!

第二日一早,护士把病房里的小孩一个个抱去洗澡,别的孩子都洗完被抱回来了,可一一迟迟没有出现。大概才分离了10分钟,我就把脖子伸老长盯着病房门口。



其实,我的鸡缸杯是通过技术部的一票朋友才搞定的。以下是感谢名单:首先麻烦的是闺蜜老方,但是伊的支付宝里没钱了、又没关联信用卡,

###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只鸡缸杯

马塞洛

只支持货到付款,而卖家们又多不肯到付,逼得我再转投好基友老王,拉了伊的信用卡。本来我们是奔着十八块的杯子去的,结果网上的东西不仅琳琅满目,而且坐地起价,才十八的货色老早木有了,才咬咬牙买了廿八的。老王的领导周妈发现我们在捣鼓这玩艺儿的时候,颇不以为然,说她小时候“亲娘”家里有两袋这样的东西,都随玩随扔了。

不难想象,我刷别人的卡网购鸡缸杯的事,遭到了各种批评嘲讽。周妈是无锡人,家里有老底子,这么搓我我也服气,其他的,我认为都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出于嫉妒还是别的什么,都未可知。不过,这也怪阿拉自己不好,收货以后就在朋友圈喜大普奔,借用了美女同事的一只高级茶壶倒了半杯冻顶的茶脚拍照上传,完全忘记了财不露白的祖

训。幸好,托美女同事送把苏州陶先生的那只,被狠狠吹嘘了一通,才让我心气渐平。陶先生是妙人,拿着杯子只觉得自己“一夜暴富,心潮难静”,

又写一封家书教育儿子,因为“你也是富二代了,更应该加强自身之修养云云……”;还给我写了一个对子:“送来鸡缸杯,请你鸭血汤。”虽然陶先生以文为生,不过我一直认为他的字比文章好,画得更加好。这对子虽然不是对得特别工整,但是恰合了我对他的评价;我们又是吃货,所以就更有意义了,其风雅程度几可与“雪夜访戴”相仿佛。

不过,如果据此认为我是活在相互吹捧的小世界里的人,那也大概错了。真正让我放下心来的,是看到那些参加冰桶挑战的明星大腕们也被批评与跟风、趁机自我炒作,而且也不环保,甚至是把善事做成了轻佻的狂欢。其实我当时也有过一点类似的疑问——冰桶挑战是从美国的科技大佬和运动明星那里传出来的,可是加州不是也挺缺水的么?制冰块是要费电的,倒冰水之外,洗全身的衣服应该又费了一次水与电吧,更何况头上突然淋桶冰水还有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可能……迄今为止,唯一无可挑剔的参与者,应该是金城武——用的是抽湿机里的水,而且不发一语,仅以字幕表示不再指名其他人做挑战,希望大家都是自发地去关爱各个弱势群体。男神中的男神,必须沉默是金。

我因此深深体会到,要站出来做一些事情真是难啊,动辄弄得哥情失嫂意,男神果然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效仿的。但是,立地成佛,不就是因为善念为么么?从这个角度讲,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只想做善事的冰桶吧。如果嫌伊太大,那就换成鸡缸杯来打比方好了。向善之心,爱美之心,都是人皆有之,就算是轧闹猛,也无可厚非了,值得以最大的善意来包容、来乐观其成,好勿啦?

一一是最最后一个进来的,他裹在新的毯子里,明显对洗澡不适应,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小身体都缩在了一起,还很疲惫。我一下子特别怜惜他,他那么小,动作那么缓慢,我得多么用力去爱护,才能保全他。我想应该是从那一刻起,“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开始在心里扎下根来。

三年里,一一和所有不消停的小朋友一样,一会儿感冒发烧,一会儿磕破了皮。他还有各种坏习惯坏毛病,真是一会儿像天使,转眼又变恶魔。带小孩就是痛并快乐着,但却远远不是所谓的“用三年换三十年”。我从不觉得生小孩是为谁了,那些说养儿防老的人总显得那么懦弱。生小孩是对生命的实践,看着一个小生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是自然最神奇的力量,难道还有什么

石库门有个公开的秘密:居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有绰号。这类绰号内涵丰富,生动有趣,称谓中包含着为人性格、情趣、职业、爱好、特长,体现了上海弄堂文化的地域性,包容性和广泛性。当然,从现代眼光来审视,绰号不登大雅之堂,对人有不尊重或不礼貌之嫌。但是,这毕竟是一段过去的真实经历,也是研究海派文化的一个途径。

我从小居住在大世界游乐场附近的弄堂里,后厢房有位老太太终年吃素念经,大家尊称她“吃素

约了朋友在“星巴克”见面,临行前,却接到她的电话,得知,她80多岁的老母亲不慎跌一跤,她眼下要赶的是医院。数日后老太太出院,只能卧床,她家只得雇保姆,请保姆也不算啥大事,但老太太还患有精神疾病,出口忒伤人。于是,如何为她老妈妈请一位保姆便成了一件麻烦事。

那日,瞅一个空当,去探望一下老太太,朋友购物暂且未归,接待我的便是她家保姆,一个四十来岁,身着白底紫色碎花衣裳,看着蛮清爽的女人。她引我来到老太太的卧室,见我进来,老太太便对我说:“我家来人了,你好滚了,我不要看到你……”那保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声不响地带上门离开了。老太太“逮”着我,东拉西扯,絮絮叨叨,一会儿说女儿如何不管她,一会儿又说保姆如何使坏于她,全家大小又如何算计她云云。不好劝只能听,否则她会愈加来劲,来看老太太就得准备一份耐心。大概是说累了,老太太开始撵我,说:“你好走了,不要在这里烦我,我要睡觉了。”见老太太安寝了,我出门来到客厅,那保姆已经在平静地折叠着衣裳,她冲我笑笑说:“听累了,还好,她还没有骂你,这老太太可不好伺候。”而后她为我递上一杯茶又道:“老太太有病,我不计较,好在东家是个明事理的人,我一来她就与我讲明老太太的病情,给出的工资明显高于行情,她说老太太说话挺伤人,这其中的一份是她表示歉意来看。我干这一行也有十几年了,不仅是钱的问题,也得图个心情愉快,但东家实诚,晓得尊重人,所以我也就干下来了。”

与朋友私聊,我跷起大拇指给了她一个“赞”,说:“不愧是单位里的头头,懂得怎样留住人。”朋友“噗嗤”一笑道:“晓得,在这之前已经被我妈妈骂了好几个保姆了,我有多烦恼啊。”她告诉我,之前她请保姆时,只说老母摔了一跤,却不敢直言有精神疾病,生怕人家不干。但纸包不住火,不出几天,老母的出言不逊还是把人家给气走了,甚至她提出加工资都不管用。有的说苦点、累点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坏心情伤自尊了,这不是钱的事情。还有的说出来干活图个心情愉悦,整日价被老太太吓得灰头土脸的,日久恐怕自己会成忧郁症病人。还有的干脆说,给钱就挨骂吗?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挨骂的,这是两码事。话都讲到这个份上了,自然是留不住了。

请人留不住,家里又不能缺人,“自尊”这个东西似乎又不是钱能解决的,这可如何是好?朋友一直以为保姆这个行当只要肯花钱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殊不知,如今也和单位用人一样,上升到精神层面上来了。思来想去还是采用最坦陈的方式,那就是先讲明情况,先增加薪资,表示诚意。“货币”终究也是一种载体,如果沟通到位,说话得体,通过它还是可以表达出一层尊重对方的意思来。

朋友说,同样是加薪,先加和后加说法不一,先加以示诚意,似乎不仅是钱的事情,而后加又好像纯粹是为了钱的问题,“自尊”是面子也是人性中本质的东西,只有解决了最根本的东西,才能使人心悦诚服,有尊严的工作,与人打交道,还真得讲究一个心理技巧哦!

小不点;我嘴馋要吃巧克力或者冰激凌时,为了躲开小东西,只能去卫生间享用;每次逛街买东西,我最先想到的都是童装部;老公每次路过书店总会进去逛一圈买几本一一喜欢的童话书……

### 石库门里的绰号

王汝刚

婆婆”。三层阁有位浦东老头,人称“梁搓背”,切莫以为他是浴室的搓背师傅,因为身材矮小,大家称他“两尺半”。在浦东方言中,梁搓背与两尺半同音。客堂间住着“新娘子”,从她十八岁嫁到这条弄堂,直至她年逾古稀,大家一直称她新娘子。后弄堂有位老公公,大男人却有个艳丽绰号“九里香”。原来他系苏州胥口人,一辈子拉马桶车,退休后,还经常去环卫所参加义务劳动,用他的话说:“我与马桶车有感情,一天不闻这种味道,就会头疼脑涨,浑身不舒服。”老公公逝世后,从环卫所送来的花圈上,大家才知道老公公有个颇有气派的姓名“裘廉相”。

前楼彭家阿奶是我在石库门里见过年龄最大的老人,老太太活到103岁仙逝。老邻居告诉我,阿奶是南市老城厢人,当年从露香园嫁到法租界,风光得不得了,乘坐大红花轿,一路上吹吹打打。出嫁前,妈妈叮嘱女儿:“姑娘上花轿一定要哭,一来表示舍不得爹妈,二来求吉利,新娘子哭能旺夫。”这位小姐天生爱哭,上轿后,从南市一直哭到法大马路(金陵东路)。租界里的外国警察,听见哭声,以为遇上奇天冤情,立即命令花轿停下,并且把头伸进花轿稽查。小姐正哭得起劲,猛然看见一只外国面孔钻进花轿,吓得尖叫。外国警察认定“贩卖人口”,硬要把花轿抬进巡捕房,路人大笑,解释道:“上花轿哭是上海人结婚习俗。”外国警察不相信:“结婚是快乐的事,应当要笑,为什么要哭?”

家里,我就能看到他。每次看到他那嘟嘟的小脸蛋,我就想一口亲下去,好像他的脸上长出那么多肉天生就是给我亲的。

每当看到他乖乖坐在他爸爸的怀里,微微皱着小眉头认真听爸爸讲故事,我就希望时间能违反自然规律静止下来,永远停留在这由蜜糖一样的灯光映衬着的当下……

在这三年里,我终于知道生活的底子是什么,一切的虚荣、繁闹、嗤笑、妒忌、争抢、不甘,都只是糖衣而已,没有那层由家庭的膏脂搭成底子,生活就只是一杯甜腻的奶昔,永远也成不了能填饱肚子的美味蛋糕。

不管将来会有怎样的改变,这三年,我与一一以及我们的家庭保持了不变。我们只是静候他的长大,就像静静浇灌一棵树一样,他会终身成长,而我们也是。

所以,这三年,就算家务翻倍,烦恼烦心之事无限延展,我都觉得幸福无敌。我是多么感激,家里有个小人儿在那里等着我,只要我加快脚步,快点回到

这下,小姐哭得更厉害了……从此,彭小姐留下绰号“蚌壳精”(碰哭精),谁也不知道阿奶的真实姓名。

亭子间住着一位宁波裁缝师傅,外号“量尺寸”。老婆广东人,他俩的结合很有意思:广东姑娘从小被卖到会乐里妓院,因为相貌平平,只能做操持家务,生活的大脚娘姨。后来,认识了常去妓院做衣服的宁波裁缝。日久生情,宁波裁缝想娶广东姑娘为妻,老鸨开出天价,裁缝只能仰天长叹。幸亏全国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广东姑娘跳出火坑,与宁波裁缝结合在一起。婚后夫妻恩爱,唯一遗憾没有小孩。石库门里弄人多嘴杂,难免风言风语。可喜的是,两年后,夫妇生下一个大胖儿子,喜得眉开眼笑,不过,这个小孩很

娇贵,整天要大人抱,宁波裁缝只得从乡下请来老母亲,三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子,大家为小孩取绰号“三工”。

最滑稽的绰号出在王伯伯家里。王家住在前楼,夫妻俩加上两个女儿,同居一室不方便。王伯伯买了旧木料,央人搭了小阁楼,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两个女儿睡在前楼大床,临窗加只榻榻王伯伯睡,王师母则睡在小阁楼。王家夫妇分睡多年,相安无事。某夜,电闪雷鸣,顷刻下起暴雨,王师母吓得大叫:“屋顶漏水了,老公快来捉漏啊!”王伯伯火速上楼修房……没几个月,王师母怀孕了,十月分娩生下男孩,年过半百的王伯伯哈哈大笑,为儿子取小名“捉漏”。转眼到了夏天,小阁楼臭虫泛滥,王师母只好讨救兵:“老公,快来帮我捉臭虫。”王伯伯心领神会,即刻上楼捉臭虫……不久,王师母又怀孕了,依然生个儿子。王伯伯笑得嘴都合不拢,为小儿子取小名“臭虫”。一时间,“臭虫”和“捉漏”成了石库门里的新闻人物,隔壁弄堂的邻居都赶来看望这对老来子宝贝兄弟。

宋朝怀远人潘墨仙,六岁双目失明,但极聪明。长大读书,听老师讲读一遍,即能熟记,且擅吟咏。又极孝,母去世后,守庐墓数年如一日。曾作一首《墓下作》:“老母家中藏,瞥儿家边呼。倦极依家卧,梦见醒又无。”诗十分感人,尤后二句,读之令人潸然。真是一位盲孝子。

美芳子

谜底:《金牌律师》(注:用赵构下十二道金牌制约宋兵典故)

墓下作

陈以鸿 不甘心(字一)

昨日谜面:高宗急召岳元帅,宋兵受逼宋仙镇(电视剧)

谜底:《金牌律师》(注:用赵构下十二道金牌制约宋兵典故)

边看边聊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